琴台客聚

# 末代三鼎甲與江太史

潘國森

光緒30年甲辰（1904年）適逢慈禧太后七旬壽辰（1835年-1908年），朝廷加開「恩科」取士。慈禧按傳統在1904年就過70大壽，不必等到1905年。當代香港人較多在足周歲的年份慶賀，如果1953年生而2023年擺壽宴，就叫「八秩開一」，即是人生第八個十年（旬）的第一年。

甲辰恩科狀元是直隸肅寧人劉春霖（1872年-1942年），1905年清廷宣布永遠廢除科舉制。劉狀元高中時還未知道自己將會是「末代狀元」，宣統3年辛亥（1911年）武昌起義，翌年清室退位，劉狀元這就趕不上「大用」了。他於1931年在《六十自述詩》言道：**「第一人中最後人，只今四海剩孤身。」**舊功名到了共和時代不似昔時矜貴，猶幸狀元公可以當個補習老師，且賣文為生，遂有：**「課幼藉成娛老計，買書幸有賣文錢。」**

末代榜眼朱汝珍（1870年-1942年）是廣東清遠人。有謂慈禧一不喜他姓朱（前明國姓），二不喜他也是「阿珍」（慈禧對珍妃仍恨恨不已），由是貶他為第二名。

其實中國科舉制度早在宋朝已有封彌謄錄制，以防止作弊。考生用墨筆寫考卷，交卷後由謄錄人員用紅筆重新抄寫，然後封存原卷。紅筆重抄的硃卷交給考官評閱，以防認得考生筆跡。所以慈禧調換劉朱兩人名次的事不可能發生。

到了今天詩詞對聯比賽都有「糊名易書」的規矩，就是封彌謄錄的演化。香港公開考試也規定考生在試卷上不能寫下任何疑似會透露個人身份的字句，作文試甚至限定學生只能用試卷提供的人名。例如男生一律自稱大明、女生一律自稱小花之類。

末代探花商衍鎏（1875年-1963年）是廣東番禺人，三鼎甲中倒以他最年少。商探花比狀元榜眼多活了一個世代，見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算是公職做得最大了。探花郎的次子商承祚（1902年-1991年）是文字學家，解放後長期任教於中山大學，門人弟子諒來比末代三鼎甲為多。

朱汝珍與香港淵源較深，曾任香港孔教學院院長，又受聘於香港大學，1942年離任回京，同年病逝。今天保良局正門牌坊正中的一副對聯即是榜眼公之作：**藉衆擎以作室堂，有奇花繞砌、嘉樹崇階，培植要同名節重。/師前事而安弱小，看少婦歡顏、孩童鼓腹，追維共仰法規良。**

甲辰恩科二甲第二十七名進士江孔殷（1864年-1952年）在省港澳更為人熟知，名氣更大。江氏出身富家，有「百粵美食第一人」的美譽。當代香港人即使從不食蛇，亦必知道有「太史五蛇羹」，江氏就是這款羊城美食的創製人。太史是明清兩代民間對翰林的別稱，省港澳鄉親父老習慣敬稱他為「江太史」。末代榜眼探花都未能得此專稱的榮譽！

梨園菊部中人亦必知其子江譽鏐（1910年-1984年），即著名粵劇作家「南海十三郎」。再有其孫女江端儀（1923年-1966年），即是粵劇名旦、電影明星、號稱「千面女郎」的梅綺。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電視看這位薄命紅顏演過的粵語片長大。

人生憑闌處

# 悠悠「文匯」

童心

同樣的報頭，一個在香港，一個在上海。《文匯報》，讓我在這兩座城市之中，找到了溫潤宏闊的精神家園。

20年前，我在上海做大學教師，住在新天地附近的弄堂裏。晚飯後散步去外灘，必定經過福州路436號。那是《文匯報》最早創刊的地方。上世紀三十年代，一批抗日愛國知識分子在這裏創辦了《文匯報》，似寒冬中的一團火焰，照亮了「孤島」時期的上海。她承繼了中國志士仁人薪火相傳的家國情懷——從徐鑄成的社論《告若干上海人》到全文登載《論持久戰》，萬千群眾透過這張報紙，聽到了中國共產黨正義的呼聲。我時常在課堂上講起《文匯報》，告訴學生們，這份報紙承載着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轉折時期追求真理的高貴風骨，因為她率先刊登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文字，先後發表了小說《傷痕》、劇本《於無聲處》等震撼時代的文藝作品。在上海的那些年，我也偶爾給《文匯報》的「筆會」副刊寫稿，記錄我對「海派文化」的點滴領悟。

10年前，我回到香港教書，《文匯報》仍是我每日必讀的報紙。此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同宗，卻是地地道道的香港報紙。這背後，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文匯報》經歷了被迫停刊的動盪，一路輾轉從上海來到香港，在各界愛國人士的幫助之下，終於在1948年9月再創一份香港《文匯報》復刊。香港報業發達，我獨愛《文匯報》，個中原因，除了有為上海《文匯報》撰寫稿件的緣分，更因為與其他報紙相比，《文匯報》既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也有滿滿的香港煙火氣。她的墨香，陪伴着我見證香港的變化，尋找香江的溫度。兩年前，我在香港《文匯報》副刊開了散文專欄，憑闌遠眺或是近觀，書寫維港兩岸的人文故事。我非常珍視這樣的一份緣分：從上海到香港，同樣的報頭，同樣的精神家園，都給了我自由的創作空間，讓我一面從閱讀中收穫，一面在創作中耕耘，那份充實和富有，獨一無二。特別是如今的「采風」，更貼地、更精彩，每日讀來，不同風格、不同領域的文章，一個又一個小故事，凝結成沉甸甸的主旋律，唱響這座城市海納百川、中西交融的人文底蘊。

香港《文匯報》贏得人心的關鍵正在於一批有精神追求的報人。他們把走過千山萬水、訪過千家萬戶、寫盡萬語千言，當作事業的詩和遠方。懷抱這樣的耿耿之心，他們動腦去想、起身去做，哪怕行於困頓，也不被職業的倦怠感所淹沒。當這種情懷自內心流至筆端，一篇篇文字匯成一個個版面才得以樹立起自己的品格和聲譽。衷心希望經歷了75載歲月的香港《文匯報》，愈辦愈好，繼續以品格和自信刻下厚重印記！

心窗常開

# 《帝女花》澳門放光芒

潘金英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問《帝女花》情深深幾許？情牽65載了，劇中家國情、夫妻情，皆深深撼天動地。

《帝女花》專業版在香港戲曲中心公演15場後，即移師到澳門演出，當年《帝女花》於香港利舞臺首演之後，亦「遠征」到澳門；桃花源粵劇工作舍重塑的《帝女花》65周年專業版，今次澳門公演台前設計有特別調動，亦有心思；觀眾可體會以創新舞台手法之美好表達意趣；一連3場在澳門威尼斯人壯觀的劇院拉開帷幕，再演出3場；由3對不同的長平公主及駙馬周世顯組合上陣，首演場有梁兆明、白雪紅；第二場有王志良、林穎詩；第三場是李龍、南鳳；演出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及旅遊局、中聯辦宣傳文化部等領導到場觀看支持。

我們坐船去外港碼頭，船上電視已經不停播出《帝女花》的片段，旅途上即感受到澳門濃厚的文化氛圍，之後取了近碼頭之酒店房後，便想着早點去金光綜藝館劇場，遂再上的士說，去威尼斯，但不是去賭場那邊，是去綜藝館……那的士司機已插嘴說，我也是粵劇迷，不過要開工所以未可捧場，我會睇最後一場，因為我是南鳳迷呀！真想不到坐的士也遇着戲迷啊！

我感恩「杜蘇芮」颱風無阻《帝女花》如期舉行，我可和明珠結伴赴澳門觀賞7月28日首演場！排隊進場時，有兩姐妹似的婦人又搭訕問，你們是從香港過來看的嗎？我們是澳門人，你們也喜歡粵劇？原來，那兩位姐妹除了觀粵劇，還操粵曲，是澳門某曲藝社的會員；她們曲藝社人人都支持，所以今晚很爆滿，人人都來捧場感受中華文化，又說唱歌對身體很好，是健康長壽秘訣哩！說着便看到呂志剛先生及劉煦元博士了，大家難得見面，都想合照了。

看《帝女花》近3小時演出，幕幕精彩！壓軸一幕《香夭》情何以堪？男女角用唱詞交代：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薦鳳台上；帝女花帶淚上香，願喪生回謝爹娘！……周世顯為愛妻甘願殉情；忠貞的情愛實在動人心扉。他不求榮華富貴，不管山長水遠路坎坷，但求合抱含樟樹下一刻，便是心之所繫，為卿死亦甘心。粵劇經典名曲百聽不厭，《香夭》這幕婉轉纏綿，一瞬間令人淚落。歌者唱情，聽者懂情。附馬與帝女徽妮，在戲裏詩裏，作了最專一深情的相伴，永遠在人間百年的動人傳頌裏憶念，令人握腕共鳴！

◆筆者與劉煦元博士（中）及呂志剛。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 越境消費早是全球常態

余似心

港人北上消費的話題最近講得熱烘烘的，大家都在研究如何打救香港的經濟。不過我看越境消費的情況早已是全球性的現象，沒什麼要大驚小怪，每個地方都應該針對自己的強弱，發展出個別的特色經濟，以加強對本土和鄰近居民的吸引力。

我年輕時在法國的史特拉斯堡讀書，該市位於法國東部德國邊境，每逢周末我便步過萊茵河的邊境大橋，到巴登-符騰堡州（德語：Baden-Württemberg）的超市買廉價食品；有時又會和友人駕車去東南面瑞士的Bern喝下茶，目的是入滿較便宜的汽油。我也曾在多倫多生活，不時駕車到鄰近的美國水牛城，在邊境的大型出口店選購運動鞋和衣物。聽說美國人則喜到墨西哥消費；新加坡人也會到馬來西亞去購物……這只是隨手選來的數個例子，當然都是因為價錢較廉宜。

內地人早年也大批來香港選購金飾、奶粉、藥物和名牌貨品，因為我們的物品能滿足到他們的需求。香港人向來愛旅遊，成群湧到日本、台灣、泰國、韓國，吃喝玩樂購物，不亦樂乎！香港人早已是見怪不怪，平日見面的應酬對話少不了「最近有外遊嗎？」絕不會問：「為何不留港消費？」

北上消費也不是什麼新鮮的玩意，羅湖商業城已旺了幾十年，唱歌、吃飯、購物、按摩，遠至上海的商場和著名的老飯店也是港人至愛。只是今時今日，深圳和眾多大灣區城市極速發展，提供價廉多元化又有一定水平的商品、醫療和專業服務，交通更方便了。普羅大眾都能負擔的消費，自然吸引。

我們愛選打折扣的貨品，為自己的金錢能力增值，所以北上消費是人之常情，也是競爭問題。現實是香港要變，要審時度勢，增強自己的吸引力，改善服務態度，降低貨品和服務價錢，建立香港特色，才能留住本土消費，增加越境遊客。當你知道喊停不了港人外遊日本，也不能喊停北上消費。要生存就必須減少所賺的利潤，不變只會被淘汰！

百家廊

# 我的老父親

林鈞達

下午，我匆匆地從縣城趕回老家，看看我的老父親，以慰藉我罪孽的心靈。其實就在前兩天，我才回去看望他老人家，帶上了我的老婆和孩子。但那卻是匆匆一聚，僅僅是泡一泡茶的功夫，沒有更多時間的停留，因為要趕回縣城。今天是中元節，不知怎麼地，我就有那麼一股衝動，硬是要趕回來看一看我的老父親……

父親老了。花白的頭髮開始稀疏地豎起來了，就像老屋簷上的枯黃的草一樣。牙齒全沒了，是戴着假牙，每餐吃完飯都要取出來洗洗，嘴角的臉頰都往嘴裏深深地凹進去了；其實那不是酒窩，我知道的，父親從不喝酒，哪來的酒窩啊；是老，是瘦削、消瘦的樣子。黝黝的老臉，有些皺紋雖然很深，卻呈現出金銅色，還溜光滑亮的。笑容依舊，也就是這一點，父親才不顯得老相，根本就看不出父親是年過80歲的老人，值得我感到欣慰。

父親老了、瘦了。除了頭和臉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父親比以前矮小了，整個人的身材好像開始縮小了，不再像年輕時那麼高大上。頭顱小了，臉形也縮小了，還往嘴裏凹進去。父親換衣服時，看上去全身沒什麼肉，基本上都是皮包骨了，不知道能不能稱上90斤。我從來不敢去問父親的體重，父親也可能很久沒有去稱過，總擔心父親瘦得連我的心裏都撐不住。有時看不下去了，我就會不假思索地問他：「爸，你最近身體沒什麼問題吧？」老爸瞪大眼睛看着我，好像很不解，有點兒莫名其妙，但很快就反應過來了，然後就咧開嘴笑着對我說：「沒問題，我能有什麼問題？我每餐還能吃一大碗的飯呢！」聽到這，連我自己都感覺好笑了。有錢難買老來瘦啊。

但是，父親的身子骨還很硬朗。85歲的老人了，有時還挑上兩半桶的尿水去自留地澆菜，去山上澆地瓜，一口大氣都不會出，神清氣爽，腳步輕盈。我真服了他老人家了，跟着他一起走路，常常自嘆自己的體力勞動太少了，平時也懶得鍛煉，以致於走起路來經常上氣不接下氣的，走了沒一會兒就氣喘吁吁地，或者全身出汗，真是沒有遺傳到老爸的基因啊。

別看父親年紀大了，可他還很健談。國事、村事、家事、農事，事事都聊得來。村裏的鄉親們，甚至一些大後生都愛往我的獨門老屋裏跑，去跟父親聊聊天，去陪父親泡泡茶。說起來連我都感覺到奇怪，父親在我們面前總是在叮囑我們在學校要好好教書，在單位要好好工作，要為家鄉爭光，不要給家族丟臉，云云，嘮嘮叨叨的，厭煩死了，怎麼鄉親們都那麼喜歡聽他「嘮叨」呢？有時剛回到村口，就會有人跟我說：「老師，你回來啦，我昨天才去你家呢。」真的很感恩我的父老鄉親，經常去陪伴我的老父親，謝謝你們了。

父親是個很閒不住的老人。在60來歲的時候，還去應聘土樓旅遊公司的衞生管理員，在老家旅遊村裏掃地，一掃就是十幾年。無論是村裏的鄉親們，還是旅遊公司的衞生主管，都誇讚父親的地掃得好，極負責任，連地皮都要被掃薄一層了。父親就是這麼一個老實正直的人，從不偷懶，凡事都為村裏着想，為公司着想。他說：「要是沒有土樓，沒有旅遊，我還不知道在幹什麼呢！」有時候，公司主管表揚他，我一回來，他就會瞇着眼睛，笑着跟我說他受表揚了，心裏充滿了年輕人都少有的激情。看到他的興奮勁，我也跟着他一起笑、一起高興。

父親還是一個特別怕麻煩別人的人，包括我這個做兒子的，他都很少麻煩我做什麼事。家裏要添置什麼東西，父親都是自己坐車去集鎮上去買。家裏什麼東西壞了，他也是自己拿到集鎮上去修。就是有時感冒了，或者是腸胃不舒服，他也從不打電話給我，都是自己去醫院看醫生，取藥，甚至打點滴。除非是集鎮上沒有的東西，他才會告訴我他需要什麼。身體的毛病，也要村裏或者鎮醫院的醫生告訴我，我才知道。我每次回去看他，他總是裝着沒什麼事的樣子，看見我，反而挺高興似地說「你回來啦」，滿臉堆着笑容，馬上就煮開水泡茶，讓你覺察不出什麼問題來。我真覺得自己虧欠了父親許多，許多……

但是，每當父親一看到誰家有了困難，總是第一時間趕到。他說，即使幫不上什麼忙，說不上什麼安慰的話兒，那就站在那兒，默默等着主人的召喚，甚至就做個陪伴，也挺好的。父親也不是一個善於溜鬚拍馬的人，更不是一個虛偽的人，但是他懂得：人在，比什麼都強。有時候，我會委婉地跟父親說，你年紀老了，那些不是我們的親房、親戚的，就不要太往前趕，注意好自己的身體就可以了。父親就立即翻臉了，而且還會罵出「混賬」、「白眼狼」的話兒，我就馬上不敢再吭聲一句了，否則，那一定是比狗血淋頭還慘了。父親對別人是挺好的，所以村裏很多人都會在我面前說父親的好。但是父親對於我們兄弟幾個，卻很嚴格，經常不講情面的。所以，即使是現在，我在父親面前，也不敢造次，更不敢胡來。

父親，你是無事之人，我是有福之兒。有了你，我才有家，才有歸宿感。但願你健康長壽，如青山永存。

網人網事

# 生與不生的另一種隨想

狸美美

關於「東亞三國（中日韓）為什麼不生孩子？」的永恒之問最近又被刷屏了。源起自香港最新的調查數據——香港夫婦平均子女數目只剩0.9個，再創歷史新低，「無孩」家庭比率更暴增至43.2%。而日本最新的推演顯示，日本目前18歲這一代女性的終身無孩率將達到42%。雖然中國女性的終身無孩率數據看上去好很多——2020年時只有10%，但讓人更憂慮的是，2015年時這個數字僅為6.1%，換句話說，增速驚人。至於不生孩子的「王者」韓國，2022年的生育率僅為0.78，再創全球最低。其中，釜山生育率0.72，首都首爾的生育率更只有0.59。遠遠低於2.1的通用標準，甚至離1.8的警戒線都相距甚遠。

那東亞為什麼不生孩子呢？最主流的答案是因為「最好的避孕藥」太多。

內地曾有一個流行句式，叫「××是最好的避孕藥」，而這個××，最常見的替換就是「教育」、「買房」、「職場」、「醫療」和「養老」。舉個例子，香港2022年的「樓價收入比」為18.8，即不吃不喝18.8年才能買樓「上車」。而深圳2019年時的樓價收入比更達到驚人的35.2。連個「窩」都沒有，拿什麼結婚？又如何生娃？

但關於低生育率，主流之外，小狸今天還想說點別的。

在眾多「避孕藥」中，其實有一劑最重要的值得正面思考，那就是1974年聯合國首次世界人口大會上，由印度代表團率先提出的一個經典人口經濟學命題：「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該觀點認為，經濟發展是影響人類生育觀念、行為和生育率變化最核心的因素。事實也證明，愈發達的地區，生育率愈低，受過愈高教育的人，愈不愛生孩子。所以除了東亞，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其實也都同樣面臨着生育率低下的問題。

科學面前，最應該思考的問題其實是：生育率低又怎樣呢？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人口學角度，用一個專業的視野來思考這件事情。

比如，生育率低其實並不意味着某一地區的人口和勞動力會絕對減少。以西歐為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其生育率一直低於2.1的標準，但其人口卻一直在增長，因為移民起到了更新和補充的作用。而隨着科技尤其是醫學不斷進步，人類不止壽命在延長，年輕的狀態也在延長。聯合國已經把「中年人」的年齡延伸至79歲，在這個大背景下，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完全可以通過延長工作年齡來解決。

而人口減少這件事更可能真的不是什麼壞事，最直接的一個好處是讓別的生物乃至整個地球喘口氣。減少的人口，減少的剝削和慾望，更多的眾生平等，更多的盎然生機。

最後提一句「淘汰」的問題。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也意味着人類的「進化」最終將成為一個拋物線，飛越頂點之後將逐步下滑。愈強愈不生，於是在科幻的預言式電影裏，人類智力在五百年內不斷下滑最終走向滅亡。但不要一聽滅亡又着急上火，在浩瀚的宇宙和漫長的時間裏，人類本來也就是那麼短短的一點點，並沒有什麼特別。順其自然就好。

信而有征

# 貧窮與陳舊

劉征

每次旅行，我都會着迷於那些無人打擾的當地小巷。儘管這些地方因為並不在意遊人，所以顯得有些陳舊、凌亂，甚至於貧窮。但就是這個地方，當你漫步於其中，你會自然被一種不知為何的東西吸引着，覺得它們很有魅力。

具體很難解釋，因為從某種局部出發，只關照細節，在一個精緻世界生活慣了的人簡直無法忍受這裏哪怕一點小小的污垢。更何況，經年日久的、各種未經十分設計過的東西幾乎隨處可見、撲面而來，令這裏的任何一個物件兒單獨看起來都無法匹敵於精緻生活的設想。

及至有一天，當我忽然開始設身處地的在此處生活，確切來說並非生活，而是生命在心理上願意接受一種棲息，人就會不由自主的享受起這陋巷的好。即便只停留一天，一個時辰，也不打緊。因為時間向來不是問題，重點一直都在於個人的認識，這決定了他如何看待生活。重視生活的人總能立刻發現那些同樣熱愛生活的人，你會發現，窮人並不會因為自己所受的金錢、物質限制就放棄熱愛生活這件事，他們在現有的條件下，比我們想像的還會利用手邊的一切。

所以，從一個遊客匆匆而過的一瞥，你決然發現不了一處舊巷子的美。可這種莫名美感是存在的，它們隱藏於主人精心的照料以及性情本身。因為幾乎每一次，當主人去購物時，他們都曾猶豫不決，不知道該選擇哪一件。於是，這千千萬萬廉價的，甚至只經過工業最粗糙設計的東西就透着一股子靈性，這靈性屬於這位主人，在這些東西被他挑揀出來之後，這些東西就活了。

即便是那些骯髒無人照料的地方，如果屬於了誰，也能成為一種風情。不過，它不屬於「影響市容」這種現代都市概念範疇內討論的對象，它來源於一種關於過度、順其自然和鬆弛的生活話題。

這或許可以說，整整一個陳舊的小巷，至少在審美上，在一種審美的一致性上，或者在一種對於生活的態度上，出於某一種被激發出來的人性的整體性去追蹤它們，並不遜色於豪宅，甚至比那些優秀社區更渾然天成，因為規劃好的優秀社區固然更加明亮整潔，它卻不是一個誰自己的作品，從設計到執行，這其中經歷了無數次的改變，你基本上很難從中找到單獨個體的蹤跡。甚至於為了外觀統一整潔的需要，高檔社區不允許晾曬，即便窗子，很多也不能完全打開。

而一個原始的社區，在遇到整體搬遷時，總有許多老人不願意離開，他們會說現在的住所比新家更好，這種態度固然打擊了那些懷着美好意願去推動市政更加整潔的人士，甚至我們普通人也有些不能理解，覺得他們固執，再進一步把這種固執與他們悲慘命運聯繫起來，說正是他們頑抗的故步自封決定了他們被淘汰。從某種理性的角度來說，或許這樣的看法也不錯。不過深入實際，卻不是這樣簡單，那些留戀的痛楚是真實存在的。這其中牽扯着一群人的生活習慣、交流方式、人際關係等等一切。離開，意味着放棄既有的一切，重新開始。而每每緬懷起那過往，就像是某種一貫性在作祟，要求你的記憶回到一種生活，那幾乎是一整套自然相連而契合的完整部分，無法解釋的形成了一種懷舊。辛苦儘管依然是辛苦的，卻成了一種整體當中的一部分，變成了可追憶的。